

木雕工美大师李中庆: 从“手艺人”到“守艺人”

文/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周欣怡
图/唐德荣 戚容源(除受访者提供外)

李中庆

在卧虎藏龙的广东潮州,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虽然来自外地,但却将潮州木雕的技艺掌握得炉火纯青,令无数本地人折服。

他就是李中庆,一位喜欢跟木头打交道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然而,比起“李大师”的称号,李中庆更喜欢别人叫他“老李”,“这样更加亲切!”

“老李”出生于浙江东阳,就是那个中学语文课本里古文《送东阳马生序》提到的“东阳”。东阳和潮州同为木雕之乡,一个是李中庆学艺的起点,另一个则是他技艺精进的地方。二者的碰撞,让李中庆得以悟出他的独门绝技“东潮木雕”。

李中庆来到潮州已经三十多年。从一名普通的外来务工者,到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潮州这座城市见证了她的青春热血,也包容他的起落浮沉。日前,我们前往位于潮州市区的东潮木雕艺术馆,在工作室听“老李”讲述他的学艺故事——

李中庆作品《百业兴旺》局部
受访者提供

壹 拜师学艺,吃百家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浙江东阳,男人们基本个个都会一门手艺,成为泥瓦匠、木工、裁缝、油漆工……这样才有“吃饭本领”,李中庆也不例外。

幼时不幸患上的小儿麻痹症后,李中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走路不得不借助拐杖。为了让李中庆长大后能够养活自己,父母特意为他选了一门稍微轻松一点的手艺——木雕。“我小的时候还不叫木雕,叫雕花。隔壁邻居就是做雕花的,当时看着只觉得好玩。”李中庆回忆。

十六七岁时,李中庆开始了拜师学艺、吃百家饭的日子。哪个村里有活,他就跟着师傅到哪个村去。在浙江东阳,“十里红妆”的婚嫁习俗由来已久。每逢

谁家有女儿出嫁,父母便要早早为其置办一套红漆嫁妆,包括脸盆架、八仙桌、大花床等喜庆家具。

每到这个时候,木雕师傅就该上场了。李中庆清楚记得雕刻各个物件所耗费的工时,“一天算一个工,脸盆架要四个工,八仙桌要两个工,大花床是十六个工……完成一套嫁妆,往往要在东家家里住上两个月。”

每天一块三的工钱,东家包吃饱住,外加一包香烟。这是当时木雕师傅的待遇。作为学徒,工钱自然是不能拿的,还要上交给授艺的师傅。“所谓三年徒弟,四年就是半个师傅了。”然而,还没等到三年,李中庆就离开了东阳老家。

贰 由画入刻,成就全能

在亲戚的介绍下,刚满十八岁的李中庆进入了江西的一家大型木雕厂,正式拜有“雕花宰相”之称的东阳木雕名家郭志高为师。

“工作强度跟村里比要大很多,但最开心的是我能领工资了。”李中庆记得,工作第一个月他拿到了三十六块钱,那时一斤大米的市场价是一毛,他自我感觉很不错。

左手拿刀,右手拿斧,在一次次用力敲击下,木屑四处飞溅……往往一天工作下来,李中庆的双手已经被震得麻木。

“手指既不敢伸直,也不敢往回捏,那叫一个疼啊!”那种疼痛感让李中庆记忆犹新。拖着疲惫的身体,晚上却时常因为疼痛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找了根绳子绑在床上,把手指这样吊起来。”李中庆说,他的基本功也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师傅郭志高虽然严厉,但却把徒弟的认真和勤奋看在眼里,除了雕刻,也教李中庆画画。“设计图稿是完成木雕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连画都看不懂,还想把木雕做到最好是不可能的。”师傅的告诫仿佛还在耳畔。

在工厂期间,师傅送给李中庆一本《苏绣图案》,让他每天花半小时临摹,钻研。等到七八个月后,《苏绣图案》里的人物、花鸟等意象自然而然就来到了李中庆的笔下。从图稿设计到手工雕刻,李中庆都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了。

叁 “老李”归来,修桥成名

李中庆从浙江走出,先后去到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务工。和绝大部分背井离乡的务工者一样,他的目的仅仅是挣钱谋生。

1991年,李中庆第一次来到广东潮州,一座和浙江东阳一样木雕历史悠久的城市。“那时刚在浙江老家盖了新房,欠下别人一笔钱,来潮州打工是希望早日把钱还上。”李中庆笑着说。

慢慢地,他从木雕厂里一名最不起眼的工人,到被提拔为工厂总验收,人人都知道潮州有个浙江东阳来的“老李”。

伴随着国企改制的热潮,李中庆很快决定自己单干。然而好景不长,李中庆遭遇了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

20世纪末,受金融危机影响,

李中庆接下的海外订单不仅难以回本,还让他背上了巨额债务。我们手艺人喜悦过,迷茫过,也委屈过,很多种滋味都尝遍了。”李中庆第一次决心放弃木雕,在遣散手下工人的同时,他还把用了几十年的刀、斧都悉数送人。

等他再次回到潮州,已经是2005年。朋友的一通电话,让他重新看到希望。“当时广济桥正在做修复,朋友介绍我参与,顺利承接下广济桥亭台楼阁的整体修复任务。”李中庆很是感触。

历时两年,在他的主持下,广济桥上所有亭台楼阁的修复工作得以如期验收交付。2007年,修旧如新的广济桥迎来重新开放,并成为潮州一大景点。“老李”的名声也因此越传越远。

肆 创新技术,走出国门

“有人说潮州这座城市排外,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李中庆由衷地说。距离他第一次来到潮州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他不仅在生活上融入了这座城市,也让东阳木雕与潮州木雕碰撞出新的火花。

东阳木雕与潮州木雕均居中国四大木雕之列,各有特色。从雕刻手法而言,潮州木雕以通雕为主,风格立体且粗犷;东阳木雕以浮雕为主,以细腻著称。“东阳木雕适合近看,潮州木雕适合远看。”李中庆说。

深谙两地木雕艺术精髓的李中庆,在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实践后,将东阳与潮州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雕刻技法“合二为一”,由此开创了“东潮木雕艺术流派”。

“东潮木雕”所追求的审美是在同一作品中同时展现层次感和立体感,而要形成这样的效果,李中庆总结了一条“独家秘笈”,那就是雕刻主体与底板形成的夹角要保持在30度到45度。

此后,李中庆还带着“东潮木雕”走出国门,于2017年承接新加坡大士伯公宫修复项目。由于在设计上注入了创新技法,新加坡大士伯公宫的所有木雕装饰构件和陈设性木雕艺术品都独具特色,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尽管已经蜚声海内外,李中庆依然十分低调,他打趣地说,“我只是一名手艺人,木雕也只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美而已!”

访谈 木雕无言, 却见作者的个性与情绪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从“手艺人”到“守艺人”的身份转变?

李中庆:我本是一位“手艺人”,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获得诸多社会荣誉后,深深感受到身上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于是就变成了一名“守艺人”,就是守好手上的工艺。手艺不难,难的是“守艺”。

羊城晚报:确实如此。“守艺”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李中庆:在守护好的基础上,再想如何个性化创新发展。现在很多木雕作品如果不附上名字,只看作品都不知道是谁做的。我认为,一件好的作品应该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和情绪。同时,手艺人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总是跟着市场走,我们应该思考应该如何引领市场。

羊城晚报:您在个性化创新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未来还有什么目标?

李中庆:作为木雕行业的“领头羊”,就要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情。同时,既然来到了这个行业,就要在这里深深地踩下一个脚印。

我希望一百年后,仍然有潮州人知道有个叫李中庆的外地人曾经来过。所以我做一些作品留下来,让后人去评价我们当时的值。

我常说,赚钱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就像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目的样。

羊城晚报:作为“东潮木雕艺术流派”的开创者,您又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给艺术分流派?

李中庆:是的,我不赞同。

同以我个人为例,一位浙江东阳人做出潮州木雕后,你说他属于潮州木雕,还是属于东阳木雕?艺术流派不需要分得那么细。现在社会要把它分出来,我们其实是被动的。社会传承需要一个体系,所以也就有了现在的流派。

羊城晚报:对于我个人而言,艺术可以分国界,但是不能分流派,把艺术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从而提高社会审美才是我追求的目标。

李中庆:作为木雕行业的“领头羊”,就要为这个行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需要《繁花》

很多朋友问我看了电视剧《繁花》没有,市,它应该在领风气之先上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随着中国城市各显其能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上海独树一帜的形象渐有模糊的趋向,时尚和文化的引领性也有减弱的风险。京片子、东北话、关中方言在影视剧和艺术舞台上各显其能的背景下,沪语、苏白,却很难通行。在小品里,这种方言也曾是自嘲或讥讽的对象。

《繁花》一体化拯救了这一切。观赏《繁花》,与其说是追逐剧情,不如说是追逐表情;与其说是追逐明星,不如说是欣赏附着在这些角色身上的各种符号、标签,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步态、他们的语言。那些偶尔冒出的纯粹的沪语,大量夹杂在人物对话中的“沪普”,无论“响”还是“不响”,都是看点,都值得流行。“宝总西装”“宝总泡瓦”,黄河路、和平饭店,《繁花》带火了一系列与上海有关的东西,花样繁多。人们不得不感慨,还是上海厉害,地道。

不夸张地说,《繁花》最大的意义就是彰显了海派及其文化。上海需要有一部《繁花》,它来得及时而又正宗。

在中国,上海是个“异数”,它必须保持这种异质性,彰显它的城市品格。上海不应该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内地城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大学教授

火爆的微短剧所火出的人气,终于让自己配得上成为某种“新年俗”,如春晚和贺岁片一样,进入人们新年娱乐的清单。中国人总喜欢把最好的留到过年,抖音2024春节期间精品微短剧单集,也充满团圆饭的荟萃感,10部精彩作品将在春节期间上线,包含《超越吧!阿娟》《天涯小腿惹》等多部热门影视IP衍生的微短剧。

成为新年俗,是有资格的!

它必须“俗”成顶流,“俗”得恰到好处:须有足够广大的大众追捧基础,能成为家人亲友共同的话题且便于网络互动分享,能足够地让人娱乐放松且积极向上,就像人们对春晚和贺岁片的期待。拿这个标准看,微短剧似乎更有天然的“入俗”优势。说到年俗,很多人都喜欢把当年春晚赵本山的

微短剧要成“新年俗”?

小品当成新年俗的一种象征,全家人团圆饭后坐在电视机前就等着赵本山出场。如今人们爱微短剧,像极了当年春晚追赵本山。

赵本山小品的精华,就是短小精悍微剧大义,能在短时间内以密集的冲突、反转、包袱、笑点揭示生活现实,给观众带来爽朗的欢笑,让人们在笑声或泪点中得到一种放松。他的小品接地气,贴近日常生活,举手投足,常给人带来一种会心一笑的生活亲切感,让人想到身边。不仅有笑声,还经得起回味。

当年春晚追赵本山,今天网络

追微短剧,变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这是生活的天性。

过去,赵本山很少见,因为能成

就赵本山的门槛和舞台太高,很少有人能触及,于是本山小品成为稀缺品。今天不一样了,手机小屏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都获得了表现自己

生活和才华的机会,创作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一部手机把灵感变成作品。只要有好题材、好故事、好本子,都能获得平台流量和资金的倾斜,出现在无数人的手机上。当年本山大叔承包观众一整年笑点的包袱,如今加倍放到无数微短剧情节中去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三五分钟的沉浸,三五分钟的捧腹,三五分钟的治愈,生活那么不容易,人们太需要轻松简单的快乐了。

看本山大叔当年的访谈,他最在意的是找到一个“好本子”,没有好本子打死也不上春晚,笑果一般的,

在他自己那就过不了关。“好本子”就是“好故事”,你看,拼到最后,拼的其实都是故事——好故事在哪都会发光,它可能是好小品,好特稿,好新闻、好电影、好小说,在短视频时代也会是精品微短剧。管它长剧还是短剧,没有好故事都是烂剧。

●随手拍

春联迎春

□图/文 蒙启宙

春节即将来临,广东江门三十三墟街区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各种应节商品琳琅满目。在一家出售春联的小商铺门前,书法家正在写春联,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

随手拍专用邮箱:ycbwb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坚持“年味”

龙年的跫音近了。

那天,去百货公司选购红包,巧遇阿燕,她惊讶地说:“哎呀,现在大家都发电子红包了呀!”我微笑应道:“这是我的坚持。”

近年来,科技的发达的确把年味大大冲淡了。

电子贺卡和电子红包,无声地飞来飞去、父母上网络年幼的孩子买新衣新鞋,儿女也通过网购直接把年货快递到父母家。有的除夕大餐,也是网上定制的。一切的一切,充满了生硬刻板的“仪式感”。在有些家庭,成年的孩子毫不避忌地穿了时髦的黑衣飞往国外去“避年”,剩下空巢老人对着网购食物对影成双,手机里“哔哔啪啪”地传出

亲情,是最浓厚的年味。

电子爆竹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寂寞的声音。

对于欢度农历新年,我有我的坚持。

团圆饭桌上,家庭成员不管在天涯、在海角,一个都不能少。祝福,都是扎实实地藏在红包里的,而红包带着长辈手里的温度,更是炙贴暖心。含有美好寓意的年菜,如鲤鱼(年年有余)、春卷(黄金万两)、大虾(阖家欢乐)、海参(步步高升)、发菜(发财),等等,一样也少不了。当亲人齐聚一堂品尝美食时,大家细嚼慢咽,其实是很绵长的亲情。新加坡禁放爆竹,然而,在杯觥交错间,我们却清楚地看到璀璨的烟花此起彼落——那是从心房深处绽放出来的。

亲情,是最浓厚的年味。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驿动的心

这个季节的江南经常有雨,白天和黑夜,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淅淅沥沥的雨飘散在空中,都懒得撑伞。一个星期阳光没有现身了,这样孤独多少年终,总有一天会到,到现在我才发觉……”浪子回头,还是本性难改?最初唱这首歌的人,已经两鬓生出白发了?写下这首歌的梁弘志,离开这个世界刚好二十年。据说在校园里,社团里看到过他手写曲谱的人,都惊为天才。他是情感叙述大师,催生了一大批重量级的歌手,但在听者眼里,他的歌,就是忧伤却美好的诗,诉尽心声。

最长的一段连续工作日,似乎是为了配合一个最隆重的节日——龙年春节的到来。对于没有故乡或者老家可以回去的人,彻底躺平整个假期似乎也不甘心。家里的社畜说,你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节旅行?现在还不查有没有票?

好像真是这样,春节前偏忙工作忙碌,来不及,先买一张单程票,一边旅行,一边随时修正后面的行程,也查到一堆网上的错谬攻略。